****

**古人诗情画意话节气**

**引言：**

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人民为适应"天时"、"地利"，取得良好的收成，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，综合了天文与物候、农业气象的经验所创设。中国历法中是以"四立"作为四季的开始，即如立春、立秋等。

从古人对节气最早的命名，如《尚书》记载的"日中"、"宵中"等，可知二十四节气的形成与太阳有着密切的关系。"节"的意思是段落，"气"是指气象物候。节气是根据地球在公转轨迹上的位置划分的，并描述了地球因太阳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现象。因地球绕日一年转360度，将360度分为24份，每份是15度，15度为一个节气，每个节气即约15天，这就构成了二十四个节气了。

每个节气的专名，均含有气候变化、物候特点和农作物生长情况等意义。以上依次顺数，逢单的为节气，简称为"节"：逢双的为中气，简称为"气"，合起来就叫"节气"。

古人的对节气的重视远远超过现代，既有诗词歌赋的赞颂也有别样风俗、经典美食，可谓将节气过得比节日还颇有味道，可谓充满诗情画意，浪漫极致。一起欣赏，积累素材。

**小雪风采：**

古人的小雪：寂寥小雪闲中过，斑驳轻霜鬓上加

扬子晚报

莫怪虹无影，如今小雪时。

阴阳依上下，寒暑喜分离。

满月光天汉，长风响树枝。

横琴对渌醑，犹自敛愁眉。

——敦煌写本《咏廿四气诗·小雪十月中》

“小雪”是冬季第二个节气。和雨水、谷雨、大雪一样，是一

个降水的节气。在这个节气里，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繁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说：“十月中，雨下而为寒气所薄，故凝而为雪。小者未盛之辞。”但，天南地北，各有不同。小雪不见得就下雪，“雪”是寒冷天气的产物，“小雪”在这里更多的是气候特征的指代。

小雪节气有三候：“一候虹藏不见，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，三候闭塞而成冬。”小雪时彩虹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此时阳气上升阴气下降，一场小雪将严寒和暑热截然分离，万物萧瑟，北风吹得树枝响声不断，寒冷的冬天真的来临了。唐人这首诗作，三候都写到了。结句“横琴对渌醑，犹自敛愁眉”是在抒怀，一年又将逝去，面对萧瑟冬景，有琴音有美酒，但感伤之情依然难以消解。

渔村小雪图（局部） 北宋·王诜

甲子徒推小雪天，刺梧犹绿槿花然。

融和长养无时歇，却是炎洲雨露偏。

——唐·张登《小雪日戏题绝句》

身在江南，唐朝诗人张登所见却是不同。

江南地暖，寒色偏迟。小雪节气前后，北方早已大雪纷飞，而南方尤其是广东、海南一带，与之相比仍很温暖。

“甲子徒推小雪天，刺梧犹绿槿花然”，甲子，古代天干地支相配用以纪年，这里意为历法。历法上是到小雪了，但也只是“徒推”，白白地推算，因为南方的刺梧仍绿，木槿仍开。

“融和长养无时歇，却是炎洲雨露偏”，“融和”，和煦，暖和，气候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，没有中断的时候，正是因为雨露对南方格外偏爱的结果。炎洲，指南方，广东海南一带，作者张登曾在广东为官。

蜀葵宣花图（局部） 清·蒋廷锡

征西府里日西斜，独试新炉自煮茶。

篱菊尽来低覆水，塞鸿飞去远连霞。

寂寥小雪闲中过，斑驳轻霜鬓上加。

算得流年无奈处，莫将诗句祝苍华。

——宋·徐铉《和萧郎中小雪日作》

在某一年小雪日的傍晚，徐铉用一个新茶炉煮茶吃。菊花已经开罢，过冬的鸿雁也在晚霞中越飞越远。清冷闲适的寒冷冬日，甚至让人感觉到了寂寥。发鬓已添了几许斑白，流年匆匆，不为春留，亦不为人留，这灰白的头发、虚度的年华，又何必吟诗称颂。

徐铉是扬州人。初仕杨吴，再仕南唐，又随后主李煜归顺北宋。这首诗应是归宋前所作。人生如四季，此时正中年。经历了世事变幻，尝到了些许人生况味，“消受年华，几番吟醉，惆怅前尘”，余下的岁月又当如何？在冬日的寂寥中，只觉得人生不过如此吧。

**霜降风华：**

竹菊图（局部） 清·溥佺

再过几天就进入农历十一月，一年就只剩下两个月了。“殊乡况复惊残岁，慰客偏宜把酒杯”，唐人当琴音美酒边，犹自黯然；徐铉在清茶篱菊前，拂过发髻，感叹年华易逝。青春年少时尽可马踏落花，笑入酒肆，人至中年，学会了沉潜，这是不同人生阶段的两种生命状态。面对小雪节气，少年人大概会欢呼，希冀年底节假日的到来；而“鬓已星星堪镊”的中年人，则在寒冷萧疏中，察觉“岁月匆匆留不住”，对于人生、对于生命，会有另一番冷静而复杂的感触。（扬子晚报记者臧磊）

古人的霜降：风色萧萧生麦陇，车声碌碌满鱼塘

扬子晚报

明·陆逵 菊花枫叶图（局部）

风卷清云尽，空天万里霜。

野豺先祭月，仙菊遇重阳。

秋色悲疏木，鸿鸣忆故乡。

谁知一樽酒，能使百秋亡。

——敦煌写本《霜降九月中》

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再过十五天就是立冬。深秋月夜，天高云淡，露水成霜。密林深处，豺狼开始捕捉准备过冬的食物，高空之上，鸿雁南飞却心怀故乡。此时百花凋零，草木枯黄，唯有菊花绽放，装点着一片肃杀的秋景，让人心生诸般闲愁，难以遣怀，唯有身前“一樽酒”，消得“百秋亡”，将百年的惆怅去除殆尽。

霜降三候中，“一候豺乃祭兽，二候草木黄落，三候蛰虫咸俯”，这首诗写到了前两候，“豺乃祭兽”“草木黄落”。

“豺乃祭兽”，即豺狼捕猎过冬。深秋季节不光豺狼要捕猎，人类也贴起了秋膘。

霜降红梨熟，柔柯已不胜。

未尝蠲夏渴，长见助春冰。

——苏轼《梨》

霜降后，梨子都熟了，坠得枝头要断了似的。因为是秋季结果，所以不曾见它在夏季解暑，又因它果实脆爽，竟像是吃冰雪一样。“长见助春冰”，有版本写作“助冬冰”。

这首诗写于苏东坡到凤翔府任签判期间，应在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冬之后。当时其官署附近种了不少植物，苏轼为它们写了一组诗，这首便是其中之一。

元·钱选 莲实三鼠图

秋梨甘性凉、微酸，具有清热生津、润肺化痰的功效，是霜降时食用的佳果。

霁月光如练，盈庭复满池。

秋深无热后，夜浅未寒时。

露叶团荒菊，风枝落病梨。

相思懒相访，应是各年衰。

——白居易《酬梦得暮秋晴夜对月相忆》

白居易与刘梦得是多年好友，经常在诗中诉说对对方的想念。在这首诗中，他写道：月光如水，洒澈庭院。一天比一天凉了，但还没有到寒冷的地步。野菊花绽放着，上面一层圆圆的小露珠。风过后，有生病的梨子掉落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虽然互相想念，但到底是老了，也就没有见面相访。这里的“病梨”，既是客观存在的暮秋之景，也是比拟自己的衰年之景。

除了梨子外，在霜降时节，我们还能吃到“低丛柚子黄”的柚子，“溪寺黄橙熟”的橙子，“枣熟从人打”的枣子，这些果实都意味着秋天的丰收。同时，“田深狡兔肥，霜降鲈鱼美”（苏辙《登南城有感示文务光王遹秀才》），“露深花气冷，霜降蟹膏肥”（王冕《舟中杂纪》），大自然慷慨地赠与人类肥腴的水产和野味。

在霜降时节，古人们还会被热闹的车水捕鱼的大场面所吸引。这要从霜降带来的一个显著的自然变化说起。

霜降水反壑，风落木归山。

冉冉岁华晚，昆虫皆闭关。

——黄庭坚《谪居黔南》

黄庭坚喜欢用前人诗句，前三句袭用的是白居易的《岁晚》，几乎一模一样。“霜降水反壑”，霜降后，水都流返大壑，塘子里的水位降得很低，风也将树叶吹还给大山。岁月不居，昆虫也都藏匿起来要冬眠了（这正是霜降三候的最后一候“蜇虫咸俯”）。

水从哪儿来？又往哪儿去？古人也都想过这个问题。上古民谣说“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，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泽”，水要归往“壑”里去。对人们来说，霜降后水位的降低，岂不是车水捕鱼的好时候？

元·唐棣（传） 烟波渔乐图（局部）

宋代诗人孙岩写过一首《观渔行》，描述了古人在霜降时的捕鱼场景：

霜降平湖鉴群象，中有黄鱼几一丈。

渔师早已中豪家，今旦连舟布新网。

东西南北三重围，围形渐缩如小池。

水位降低，湖中接近一丈的大鱼很容易便被发现了。捕鱼的人在水塘里设下重重渔网，层层向前围堵，将鱼都网在了一小块地方。而鱼呢？也在拼死挣扎，其处境像是即将被诸葛亮捉住的“孟获”，又或是像快要被曹操活捉的“吕布”，苟延残喘。捉到后，只见——

日斜创甚上平沙，两岸居人如堵立。

渺渺腥风吹水云，卖鱼沽酒赛湖神，醉来预唱江南春。

不管是捕鱼的还是看客，在秋风里都觉得无比自在，快活极了。

霜降今年已薄霜，菊花开亦及重阳。

四时气正无愆伏，比屋年丰有盖藏。

风色萧萧生麦陇，车声碌碌满鱼塘。

老夫亦与人同乐，醉倒何妨卧道傍。

——陆游《季秋已寒节令颇正喜而有赋》

庆元四年（1198年）秋，73岁的陆游正在老家山阴。他感觉那一年气候和节气正对得上。霜降的时候下了霜，重阳的时候也开了菊花。家家户户都有余粮。麦地里秋风萧萧，鱼塘里也是车声碌碌，都在车水捕鱼。老年陆游也与人同乐，这样的好时节，醉卧路旁他都觉得很开心。

哪儿来那么多的闲人与他同乐呢？因为“霜降百工休”。

霜降百工休，居者皆入室。

墐户畏初寒，开炉代温律。

——欧阳修《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》（节选）

霜降后，室外工作几乎都停止了，人们开始准备猫冬，把门缝都用泥涂上，屋里生起了火炉。既然什么都干不了，几年才能见到一次的车水捕鱼的活动，又岂能不去凑个热闹？

秋收，冬藏。霜降之后，最后一枚硕果也终将被纳入囊中。在向冬天进发的短暂时间里，人们渐渐放慢匆忙行进的脚步，放一放空，远望几丛如红荷绽放的江上丹枫，围观一场如荒野群猎般的车水捕鱼，在江风和鱼腥中，去分享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美好，像品尝秋梨一样去品尝这难得的闲适滋味。（扬子晚报记者臧磊）

**春游情怀：**

**古人的春游是一件正经事**

作者：张汀

唐 张萱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

暮春时节，气温升高，吐故纳新，四野明净，生机盎然。中国人自古就喜欢在此时踏青，追根溯源，是远古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春回大地之时，自然界到处生机勃勃，人们因利趁便，一家老少在山野乡间游乐。加之处于这一时期中的清明、谷雨节气所体现的物候特点，以及唐代之后清明对于相邻的上巳、寒食的节俗融合，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对此时春游更加习惯和偏爱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的春季活动更倾向娱乐化、世俗化。

唐朝初年，民间在寒食节扫墓，并在墓前食用供品、郊游春嬉的习俗已蔚然成风，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（公元662年），朝廷发布了一道诏令，禁止民间在“临丧嫁娶”和“送葬之时”，共为欢饮。

然而，这些在祭祖期间踏青游玩的民间习俗，并没有因朝廷的禁令而衰减，反而越来越兴盛。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（732年），朝廷眼见禁令难行，无奈又准许恢复了之前的节俗模式。杜甫《清明》有云，“著处繁花务是日，长沙千人万人出。渡头翠柳艳明眉，争道朱蹄骄啮膝”，描绘了彼时男女老少乘船骑马、踏青赏春的热闹场景。

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演变，社会物质文明逐渐丰富，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为多彩。陈寅恪先生曾评价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到了宋代，春日里的习俗向世俗娱乐转化的趋势更加明显，“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”（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）。人们常常阖家携带酒食，到郊外园地亲近自然，这与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所展现出的氛围异曲同工，正是“满街杨柳绿丝烟，画出清明二月天。好是隔帘花树动，女郎撩乱送秋千”（唐·韦庄《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》之一）。

元末明初诗人杨基的《浣溪沙·上巳》写道“软翠冠儿簇海棠，砑罗衫子绣丁香。闲来水上踏青阳”，道明了春日里人们闲来无事、游玩作伴的舒畅。当人们遇到春天的鸟语花香、郁郁葱葱，也不甘于一般情境下的“内聚”，而更愿走出家门进行社交活动，也是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精神的体现。

事实上，踏青一俗，由来久矣。唐天宝年间的画家张萱就通过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，描绘了当时贵族在上巳节的游春场面，营造出春和日丽的轻松氛围，展现出杜甫《丽人行》中“态浓意远淑且真，肌理细腻骨肉匀。绣罗衣裳照暮春，蹙金孔雀银麒麟”的融融春景。

春游走得更远一些，就是远游，这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古代，不是一件寻常事。但总有那么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古人，走出了另一番天地。

和贵族们浩浩荡荡的春游队伍相比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“春游”，则显得朴实许多。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，他到过许多地方考察，足迹遍布长城以南、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，又通过行万里路，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。在《水经注》一书中，大部分地理资料都源于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，还有不少汉、魏时代的碑刻（这些资料大多都已失传），为研究中国文明发展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佐证。

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，先后到武当山、庐山、茅山、牛首山及湖广、南直隶、河南、北直隶等地，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，并拜渔人、樵夫、农民、车夫、药工、捕蛇者为师，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，“考古证今、穷究物理”，记录上千万字札记，弄清许多疑难问题，历经27个寒暑，三易其稿，于明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完成了192万字的《本草纲目》。

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，足迹遍及今21个省（区、市） ，“达人所之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”，所到之处，探幽寻秘，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、系统描述自然的新方向。这些造福于后世的先人学者，一跬一步完成千里之行，一笔一画写下了推动人类进步的文字，实乃“身体和心灵均在路上”的最佳典范。

刘魁立在《中国节典》记载，“唐宋时期，清明踏青的活动非常丰富，荡秋千、拔河、扑蝶、采百草、放风筝、插柳、植树等不一而足”。而来自壮族、黎族、畲族、布依族的射箭、对歌、宴请、跳竹竿、赶舞场等“三月三”（上巳节）节俗内容，也已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民俗类名录，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、人们对于春光的喜爱与珍惜。

又是一年春来到，对于我国传统节气、节日习俗的继承和发扬，依然围绕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人们在每年春季的载歌载舞、踏青游玩中，展示自己的生活状态，加强彼此的情感联结，这是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来源，更给复兴民族传统文化、重构民族节日系统、促成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意识提供了丰沛的土壤。

